



什麼是「番」—— 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展概介

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典藏清帝國文獻檔案中，涉及臺灣原住民族者數量雖然有限，然卻得反映著該時代某部分的族群政治氛圍。「什麼是『番』——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」，將試圖引領觀者重新認識檔案裡「番」的意涵，進而了解原住民族在傳統帝制時代中被外部詮釋與形塑的歷程。

前言

臺灣是一座融匯多樣族群的島嶼，而美麗之島上的原住民族可謂是多元樣貌中最質樸淳厚的文化標誌。然除了部落內世代延續的口語傳承與紀念圖騰，關於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描述，卻多半是由外來者所書寫。

故宮典藏的清宮檔案及善本古籍當中之原住民族史料，絕大多數成於清代官員、文士為主的外部執筆者。整體數額或非豐碩，卻有衆多獨一無二者，並蘊含了諸多涉及清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以及族群政治的重要紀錄。然而這些紀錄文獻，多以「番」、「生番」、「熟番」、「化番」等對本地原住民族進行分類，這類字詞

在臺灣社會中迄今仍將之視為帶有負面涵義，連帶混淆一般民衆對於清代檔案中原住民族文獻的理解，甚至引發質疑。

爲讓大衆在遊覽故宮之際，得略覽原住民族歷史的古光片羽，歷來在「古籍與密檔—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」與「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」等檔案文獻例行展內，皆闢有原住民史料專區擇要展出。惟囿於空間等因素，選展文物數量甚受限制，亦使得對應解說難以多元兼顧。故此次在北部院區 103 陳列室所推出的「什麼是『番』——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」展（展期：2022 年 3 月 19 日至 2022 年 9 月 11 日），在策展團隊的規劃下，即嘗試透過更深入的主題陳述及選件，從而反思長期以來清帝國檔案中對原住民族描述，並讓社會各界了解不同時空與文化思維下，存在著對不同族群的歧見現象。（圖 1）

展覽理念

1683 年（康熙二十二年），清帝國將臺灣「納入版圖」，展開治理，除了配置軍事與行政等相關統治機構，並需因應已居於島上的各式人員。官方遂將治下臺灣人群分成兩大類：「民」，主要指稱來自中國的墾殖者；「番」，則是原來就居住在臺灣的土著。隨著統治進展，更將「番」概分爲「熟番」（納餉）、「生番」（未納餉）及「歸化生番（化番）」（位於番界外卻納餉）等族群。

為何會採用如此詞彙？係因中國傳統上，以「中原」爲中心，自以爲文明程度最高，周邊地區則是文明程度較低的野蠻之地，對其居民遂冠有各歧視性的稱謂，例如：（南）蠻、（東）夷、（西）戎、（北）狄。「番」，亦屬於這種具有歧視性的稱呼，並可見諸於各歷史文獻中。



圖1 「什麼是『番』——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」展標題牆
本院書畫文獻處提供

故宮豐富的清帝國文獻中，依其類別，大致有檔案、古籍、官書、方志、輿圖及《職貢圖》等。當然，其中不乏有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記載與描寫，本展覽即選取其中部分，供造訪民眾一探紀錄內容。

此展共分二檔期，第一檔期推出「身分與族群」與「想像與獵奇」兩大主題，藉以釐清歷史文獻中的「番」及「熟番」、「生番」、「歸化生番（化番）」等詞彙所表示的意義及其意識形態；其次則是觀察清帝國對臺灣原住民族相關文獻紀錄，到底傳達出對臺灣原住民族何種印象與實際情況。（圖2）

身分與族群

「番」一詞所承載的身分與族群意義實係多元且複雜，故需先釐清此一詞彙的深層含意，方得以進一步解譯檔案中書寫的意涵。在「身分與族群」單元中，透過「清帝國的『番』」、「作為身分與族群的『番』」、「『社』是什麼」

與「所謂『開山撫番』」等小單元來抽絲剝繭。

在臺灣社會中，「番」似乎等同於對本地原住民族的歧視稱呼；但回溯歷史，在清帝國境內與藩屬地，除了臺灣原住民族，甘肅、青海、四川與西藏地方的諸多官方或地方文獻，對當地邊疆民族亦將之稱為「番」。觀眾在第一單元，即可見到〈奏謝欽頒刊刻西番佛偈七軸事〉等三件奏摺內，西部省分幾位要員使用「番」字描述該地少數民族。（圖3、4）尤其在四川省，也如同臺灣有「熟番」與「生番」之族群稱謂。另在乾隆年間動員全國官僚之力所成的各版本《職貢圖》內，亦可見清帝國內各種被稱為「番」的民族，（圖5、6）其在滿文當中，則寫作 fan （番）或 fandz （番子）。從發音來判斷，這是滿族沿用漢語的稱呼，而非滿文中既有詞彙。（圖7）

康熙年間（1662-1722），臺灣被編入帝國版圖，官方也開始以「番」來指稱臺灣原住民族；後更漸次依統治邊界內外，區分為「熟



圖2 展覽主視覺形象牆 本院書畫文獻處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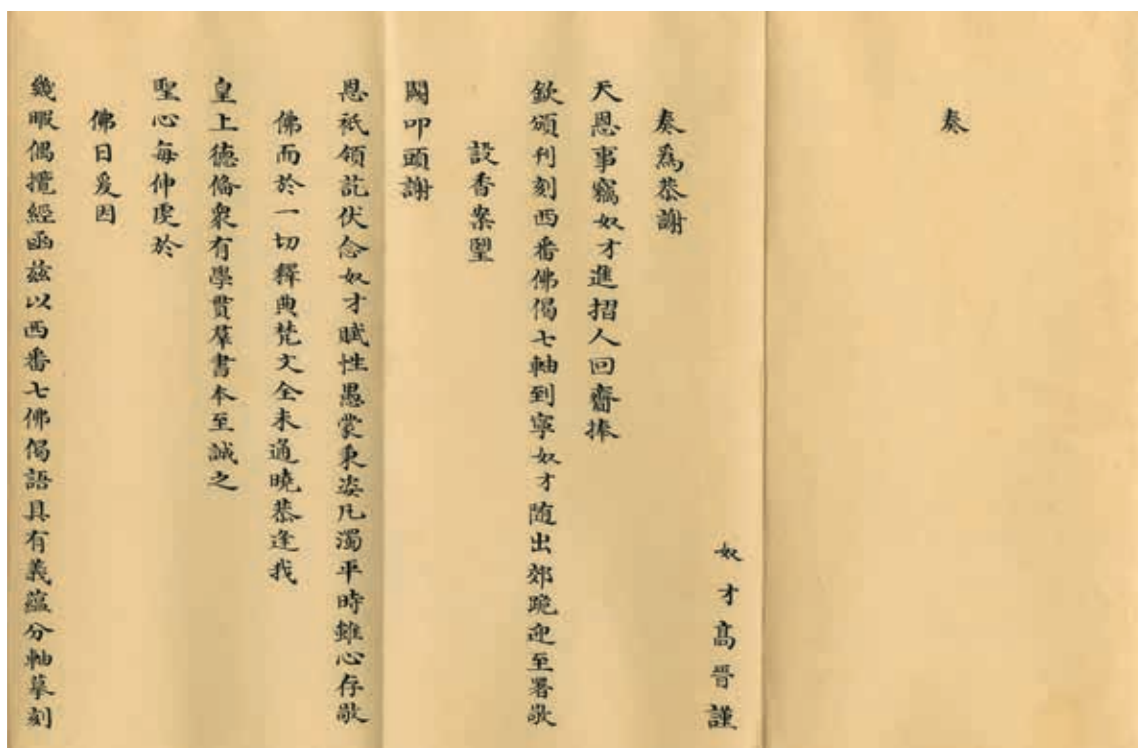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清 高晉 〈奏謝欽頒刊刻西番佛偈七軸事〉 乾隆43年7月初4日 7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615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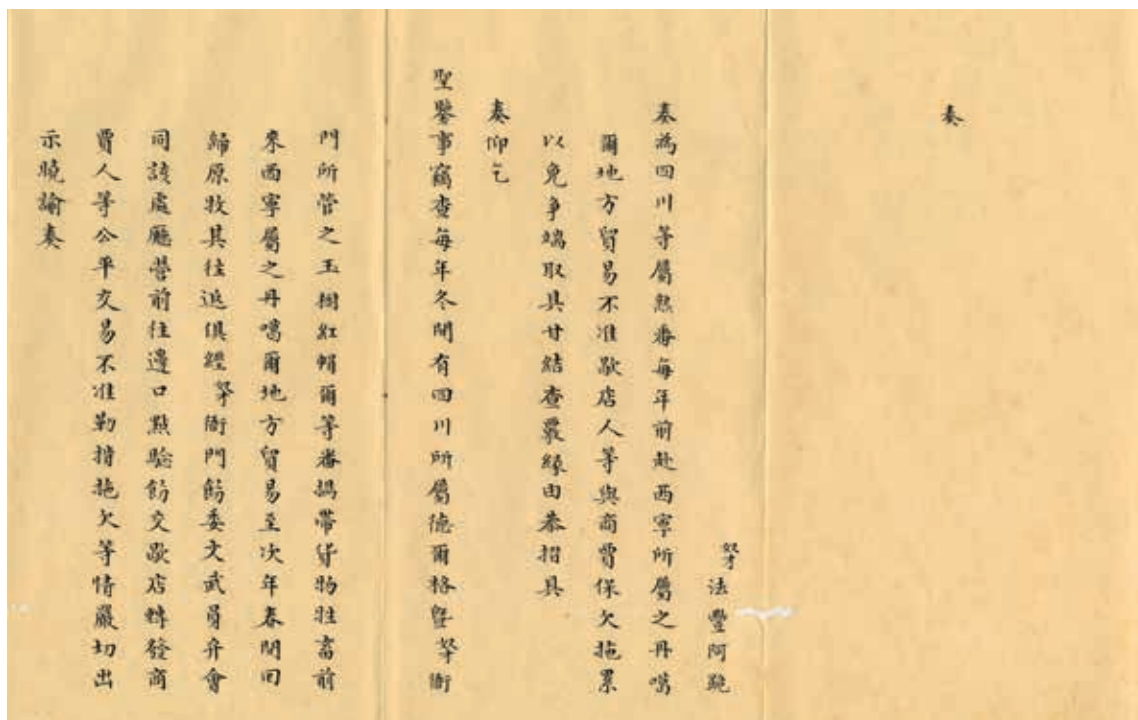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清 法豐阿 〈奏為四川等屬熟番前赴西寧等地貿易及查辦情形具奏事〉 道光21年7月9日 9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109704



圖5 清 謝遂 《職貢圖》 卷2 局部 臺灣原住民族圖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000047



圖6 清 謝遂 《職貢圖》 卷3 局部 四川省少數民族圖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0000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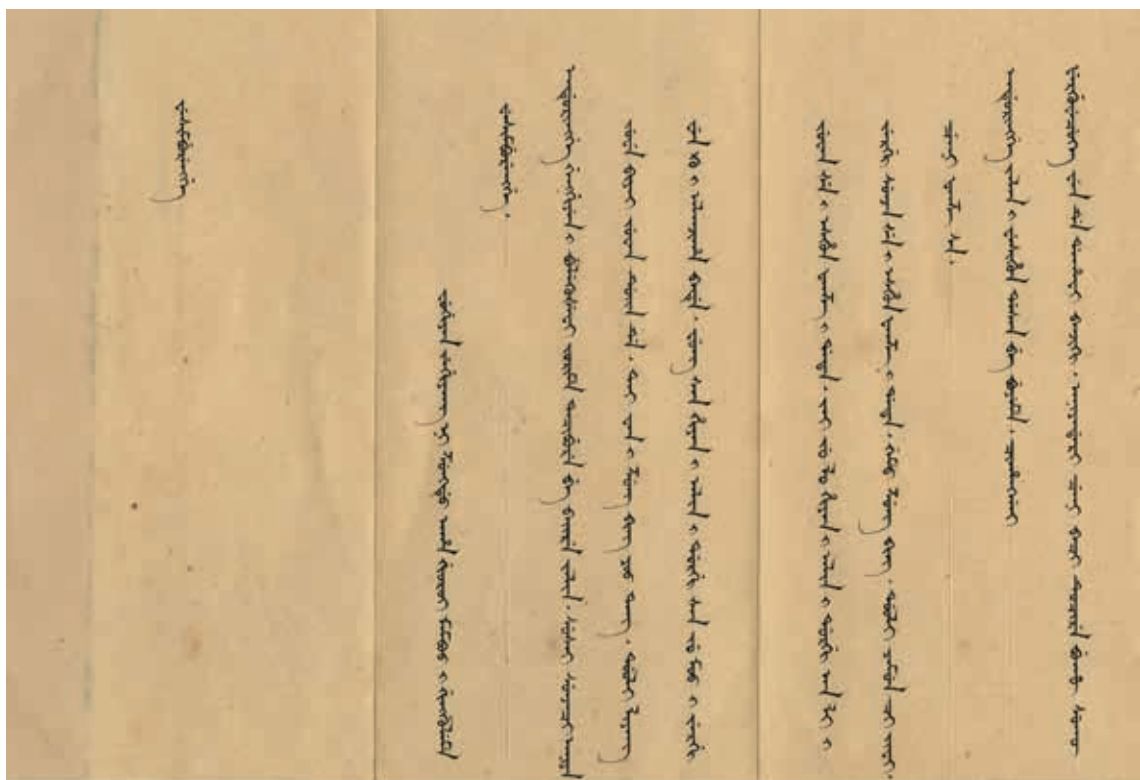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清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 《奏陳臺灣鳳山諸羅等縣內山生番歸化請旨摺》 康熙55年2月30日 7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156156

番」、「化番」與「生番」。可見前述指稱，其實是一種制度性分類，而不是文化性的分類。至於顯示族群之文化表現記載，則多見於方志與官員、文人具有采風問俗性質的「番俗」描述內，如收錄於首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黃叔璥（約1680-1758）《臺海使槎錄》一書內的〈番俗六考〉，即是臺灣史上首度對原住民族平埔族群的系統性紀錄。（圖8）這些記載之中難免有著外來者的偏頗觀點，但多少為吾人提供了一些找尋過往痕跡的線索。

在清代，不論何種身分的原住民族，其居住部落常被以「社」稱之。檔案與方志內臚列社名，輿圖上從南到北，以至東部後山，更多可見星羅棋布的原住民族的「社」。社的名稱，部分來自原住民族的自稱，部分則源於漢民的

稱呼，甚至有官方命名者。在展件清雍正年間（1723-1735）《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》內，標記了約一百八十個原住民的「社」。圖內名稱各異的社，主要屬於平埔族，但在沿山地區亦有標示出若干今法定十六族原住民族之部落；另註記有官方劃定的「生番界」及原住民族狩獵領域之「鹿場」、「鹿埔」等字樣說明。東部地區因未畫出，則以「山後由拔蟻老勃加仔難至卑南覓社」、「山後卑南覓社」、「山後蛤仔難」等文字來概略說明。反映出至十八世紀前期官方所掌握原住民族分布大體情勢。（圖9）

清帝國在1766年（乾隆三十一年）設立南北兩路理番同知，專門負責界內「熟番」相關事務。對於界外「生番」地區的積極處理，則要到1874年（同治十三年）牡丹社事件結束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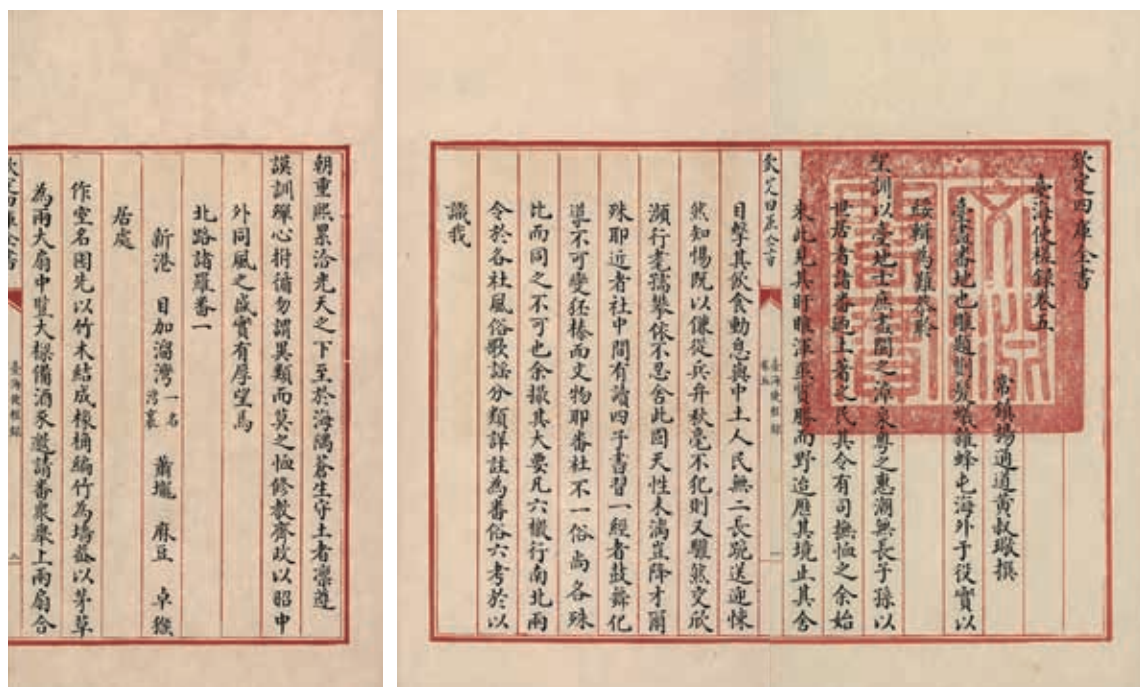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清 黃叔璥 《臺海使槎錄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2841

由沈葆楨（1820-1879）等人提出規劃並獲准後，遂於隔年撤除界禁（「開山」），並以軍事手段分北路、中路、南路三路，同時打通臺灣前後山聯絡通道，強制進入內山原住民族生息天地做為開端。實際上官廳所謂的「撫番」，無疑是一種以武力征伐為背景的入侵行為。為穩定山區情勢，更透過選土目、查番戶、定番業、通番言、禁仇殺、設番學、修道路、易冠服（如薙髮）等各種途徑，加速推動「漢化」作業。（圖 10）但武力鎮壓成效有限，原住民族或一時被迫屈服，不旋踵間又恢復原狀，此從如劉銘傳（1836-1896）等閩臺要員上奏陳報當中即可知。（圖 11）

在不同時代情境當中，「番」一詞的指涉實各有義類，唯有重新回到不同時期的歷史氛圍，透過文獻脈絡與敘事語境，方得以理解其真實含意。

想像與獵奇

清代涉及臺灣原住民族的各式文獻，不但具有意識形態的文化偏見（cultural bias），也揉雜著外來者的想像與獵奇成分，甚至經常呈現兩極化的描述——有將原住民族比喻為遠古社會與世無爭的「無懷、葛天之民」，卻又以文化自我中心觀將原住民族貶抑為未開化的野蠻人。在「想像與獵奇」單元內，分以「葛天之民」、「奇風異俗」與「文明教化」等三個子單元，分別呈現眾多互異矛盾的外來者價值觀，及官方文明教化的論述與安排。

清帝國文獻，常將「不識不知，無求無欲」、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臺灣原住民族，比喻為遠古社會天真樸實、未受文明污染的「無懷、葛天之民」，刻意強調其保有上古遺風的純真天性。這與十七、十八世紀歐洲人流行的「noble savage」（高貴的野蠻人）論述有異曲



圖9 清 雍正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卷 臺北地區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7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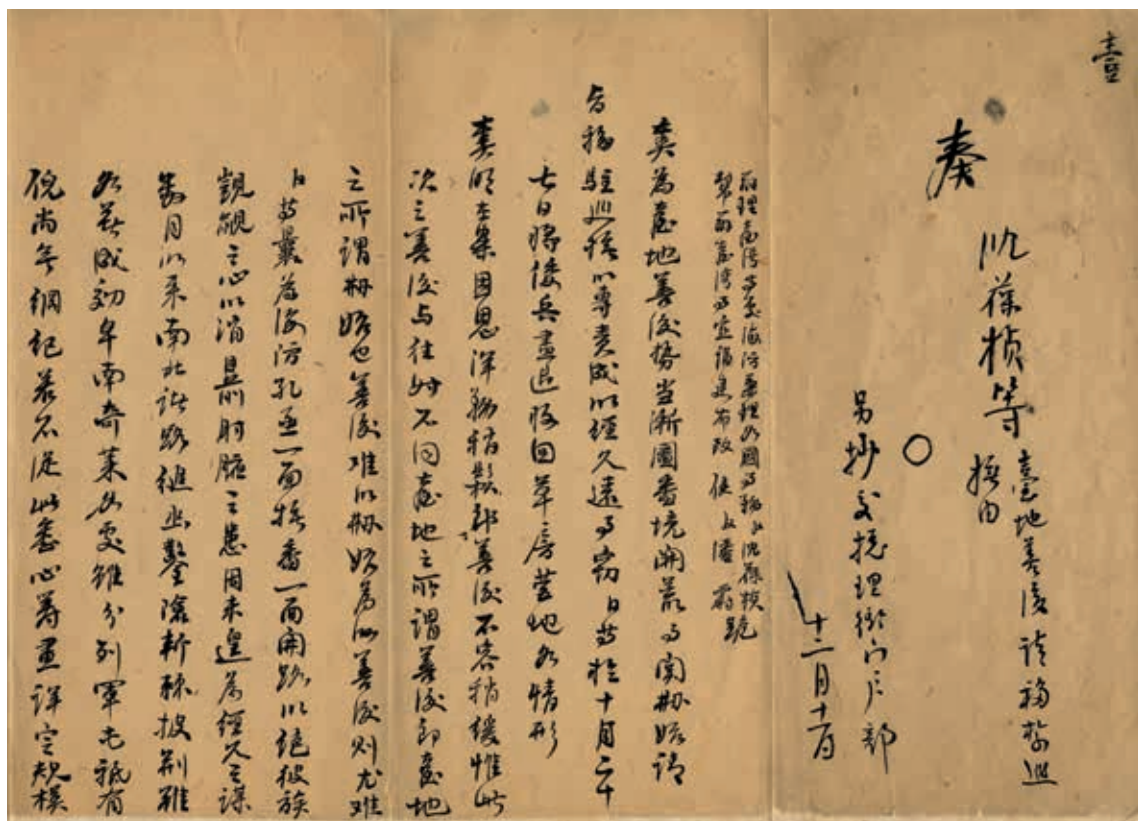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清 沈葆楨等 〈奏陳臺灣地方興革及開拓事宜〉 同治13年11月15日 20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119031

同工之妙，實際上是擷取部分原住民族文化，編納進入自己既有知識論體系。例如在「葛天之民」單元內，可見到黃叔璥在其〈番俗雜記〉中即以「日遊於葛天、無懷之世」來描述熟番；（圖 12）而在《臺灣府志》、《福建通志》等方志及《欽定熙朝雅頌集》的旗人詩集選件，亦收錄眾多他者描述原住民質樸風俗的詩賦創作。（圖 13）然除將這些創作視為紀實描繪，更該注意的是其背後所代表的文化觀。

「奇風異俗」單元中，展陳《臺灣隨筆》、《海國聞見錄》、《明史》與《香祖筆記》等多種外來者關於臺灣原住民族風俗的書寫。當地原有的自然生活習慣，在外來者眼中卻常被視為奇風異俗，清代各式文獻與著作者，經常刻意擷取、記載臺灣原住民族與其自身文化相異的風俗面貌，呈現出一種對異域獵奇式描述手法，部分更摻雜朦朧的接觸經驗，甚或訛傳、

拼湊、誇大渲染。如 1695 年（康熙三十四年）來臺的江蘇籍遊幕人士徐懷祖（生卒不詳），在其《臺灣隨筆》中寫道：「臺郡番民……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，蓋出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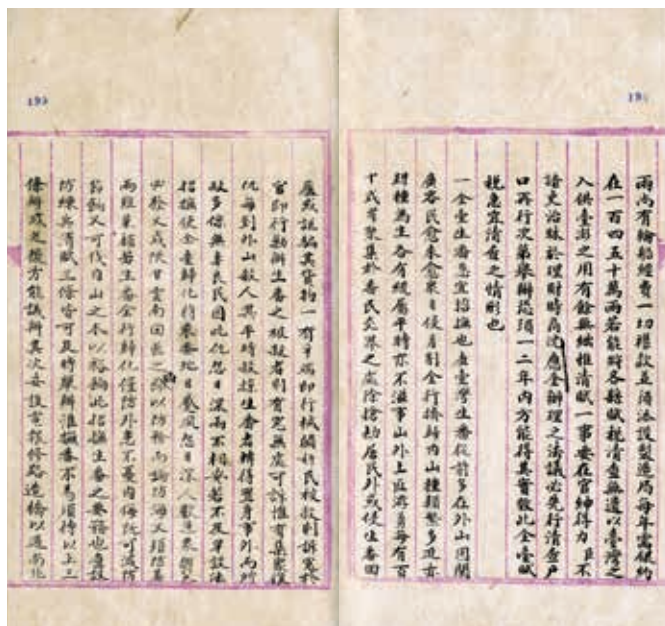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清 福建巡撫劉銘傳 《光緒朝月摺檔》〈為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急須次第舉辦事〉 光緒 11 年 6 月 18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40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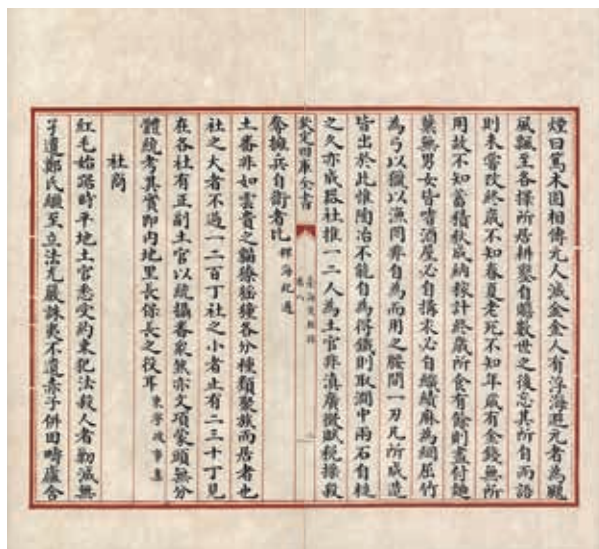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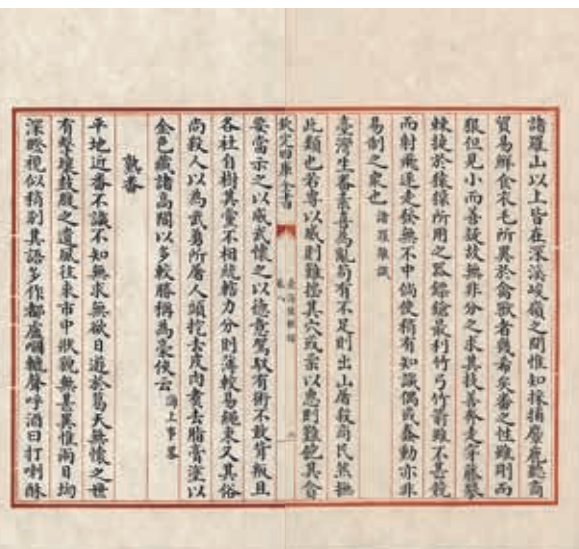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 清 黃叔璥 《臺海使槎錄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2842



茲山而育種至今。」其以想像中奉秦始皇（西元前 259-210）之命的徐福攜帶童男童女出海求仙升典故，來嘗試理解未曾見過的臺灣原住民族來源即是一例（圖 14）；而噶瑪蘭通判柯培

元（生卒不詳）所做的〈生番歌〉與〈熟番歌〉，則是呈顯出當時官員在觀察與想像間，揉雜出的虛實交錯形象。（圖 15）

清帝國官員，常自詡為「文明教化」的引



圖13 清 郝玉麟等纂《福建通志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1633
巡臺御史夏之芳〈臺灣紀巡詩〉中所描述的部落質樸風俗



圖14 清 徐懷祖《臺灣隨筆》 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晃氏木活字本《學海類編》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010660



圖15 清 陳淑均總纂《臺灣府噶瑪蘭廳志》 清咸豐二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21115
噶瑪蘭通判柯培元所做的〈生番歌〉與〈熟番歌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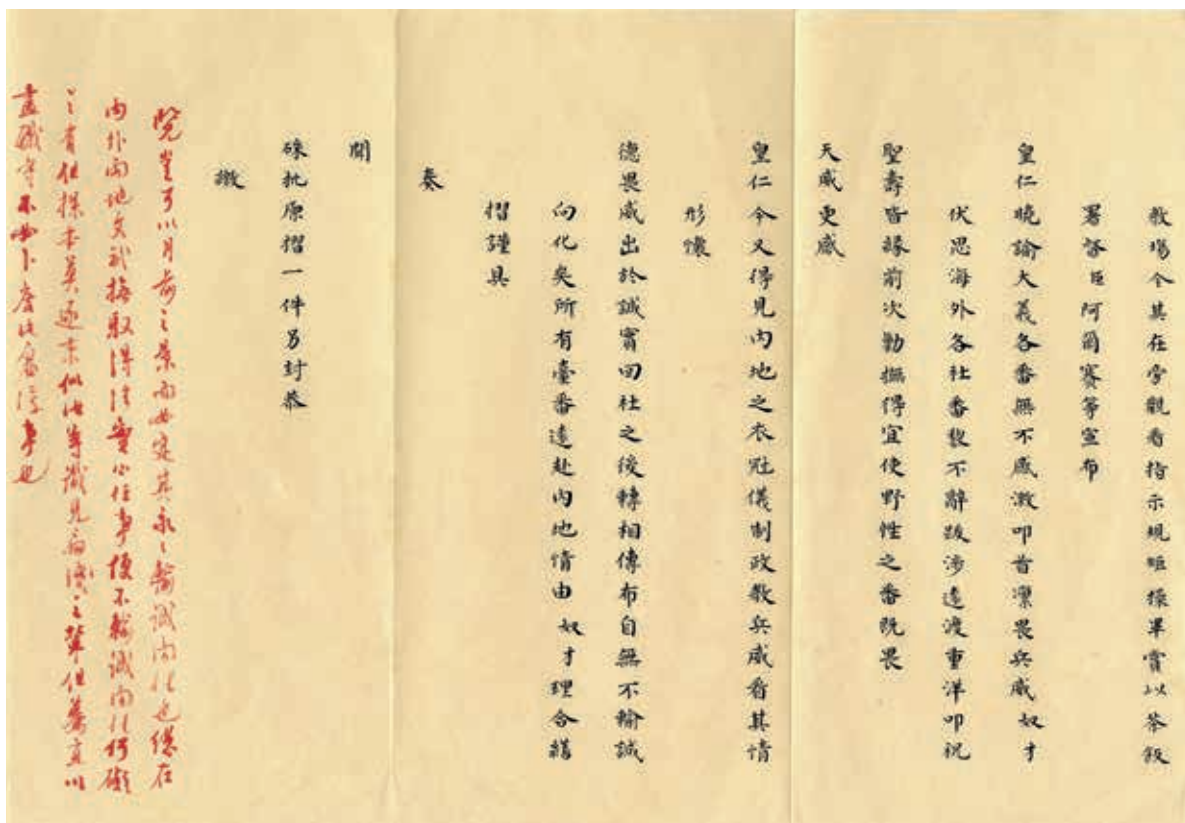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6 清 署理福州將軍印務海關監督郎中準泰〈為臺番遠赴內地情由事〉 雍正12年10月25日 10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04270



圖17 刻正積極建置中的「逆寫專區」 本院數位資訊室提供

領者，具有遂行「教化」的責任。其設置「土番社學」教授原住民族兒童認識儒學與漢字，教育「未開化」的臺灣原住民族，並查考其學習成績；另贈予布疋、書籍、文房四寶等「文明之物」；偶爾也安排部落領袖渡海參加「恭賀聖壽」等國家盛典活動。如在康熙至乾隆年間，六次安排各原住民族渡海前赴北京、熱河與福州等地，即是象徵「教化」、「聖化」的操作。但皇帝也非全然接受，雍正皇帝對於官員刻意安排原住民渡海祝壽，便大加斥責，硃批「豈可以目前之景，而必定其永永輸誠內化也。……但探本莫逐末。似汝等識見扁淺之輩，但慕直以盡職守，不必卜度此虛浮事也。」顯示操作文明教化的矛盾性。（圖 16）

逆寫與共筆

本展覽除了文物展陳與新觀點的呈現，在展場之外，更希望參訪者不應是一位作為受眾者或置身事外的觀眾，而能成為參與展覽的一份子，對清帝國官方檔案從多元與不同觀點來重新給予解讀與評判，嘗試用自己話語重新詮釋甚至可以「逆寫」。此逆寫與共筆活動的規劃乃希冀透過當代人的參與，對歷史文獻做出當代意義的詮釋與演繹，進而參與國家典藏物

件中的「去殖民」工作。通過翻轉，打破刻板印象的壟斷，使「被邊緣者」得以重新界定成為中心，使之再現自我。

為此，故宮邀集了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、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與國立臺灣文學館等單位為「逆寫夥伴」，就各自觀點與擅長出發，參與逆寫活動，並以共筆角度，一同為清帝國境內原住民族的異己進行再現與反思。本活動除於主題網站上提供此次檔案文獻數位影像及滿文翻譯外，並將架設專題網站，持續開放民衆與學子逆寫與共筆，為這些歷史檔案賦予新的意義。（圖 17）

結語

在傳統大時代背景的侷限及文化偏見影響下，諸多書寫受限於國家政策與創作者的文化自我中心思維，往往對他者文化產生認知謬誤。更在此偏誤軌道下，於有意或無意之中，持續衍伸出更多關於原住民歷史文化的虛實交錯想像，部分並影響至今，不自覺的成為民衆口語間、媒體報導中，甚至政策形成時隱伏的脈絡。希冀透過這個展覽，觀者得以重新認識清帝國檔案裡的「番」於歷史時空背景形成之過程。

註釋：

1. 本展承吳密察院長指導，策展規劃由書畫文獻處蔡承豪副研究員、賴玉玲副研究員及展示服務處林姿吟助理研究員等小組成員執行。逆寫之構想承國立臺灣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劉柳書琴教授提供。
-